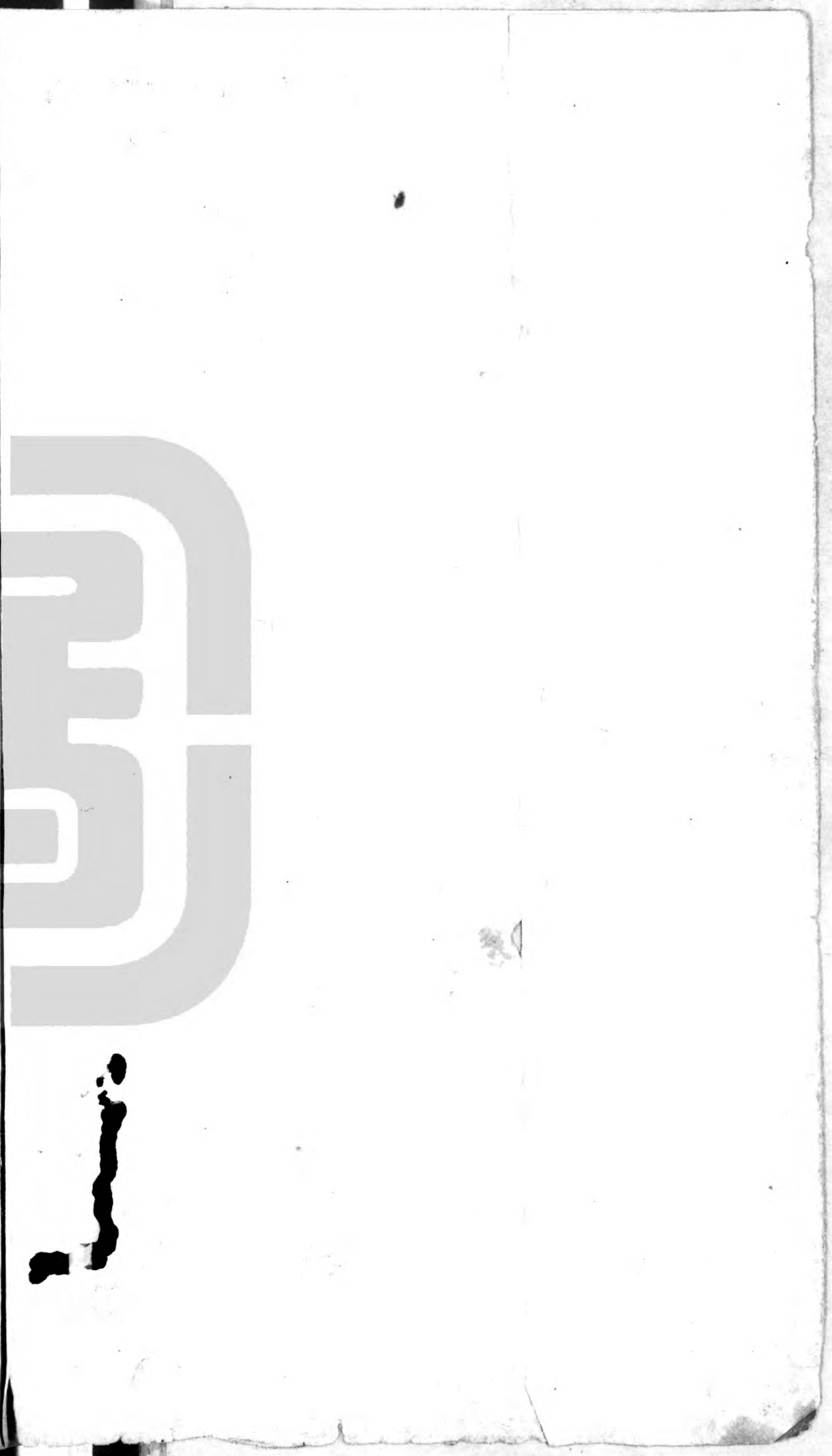


八大家古文



趙超伯讀

一六八九



晚邨精選 大家古文

先君子晚歲選定古文其於唐之韓柳宋之歐

曾王蘇諸家則又撮其精腴若干篇以付家塾

而命葆中曰汝試爲點勘以授學者毋繁冗毋

穿鑿但正句讀分段落於一篇要害處稍為提

出粗示學者以行文之法至精妙處則在學者

藝復深思自得之耳葆中既受命隨點數卷以

進先君子覽之亦不以為非常語學人曰今

為舉業者必有數十百篇精熟文字於胸中以

爲底本但率皆取資時文中則曷若求之於古
文乎夫讀書無他竒妙只在一熟所云熟者非
僅口耳成誦之謂必且沈潛體味反覆誼演使
古人之文若自己出雖至於夢嚳顛倒中朗朗
在念不復可忘方謂之熟如此之文誠不在多
只數十百篇可以應用不窮又常曰讀書固必
熟而後用亦有用而後熟此又不可不知也若
必待熟而後用則遂有雖熟而不用者矣此其

法當先勉強用之用之既久亦能成熟譬之人
家有百十僮僕爲主人者終日不曾呼喚使令
此等亦遂成偃蹇今但遇有事輒呼而用之以
久習常其初猶必俟主人之命而後至其後主
人雖未命之亦自能窺承意指趨蹌而前矣今
者諸弟共請以選本付雕開以余所批點大半
曾經先人過目因遂仍之而余并述緒語於
簡端以爲學者讀是書之法

康熙甲申長至後三日禦兒呂葆中謹識



凡例

是編本為初學學文者而設祇發明行文之法不得泛涉議論惟于作文之緣由及其人之本末行事畧為附載寓古人讀書論世之意蓋取諸王聞修瀆編者為多

古文選本從花山馬寒中借閱數十種其用批點者在宋惟呂東萊之關鍵樓迂齋之崇古文訣謝登山之執範而已近世如茅鹿門文鈔鈎勒點綴之法畧備相傳文鈔本子出自荆川故有淵源但其中有甚紕繆為世所指摘者或茅後人所為也

語余

云曾見荆川手批文章正宗其中數篇與文鈔看法略同可證其說然荆川文編其評點反甚率畧不可曉但其偶着一二語處必

中肯綮為不可及其他若孫月峰鍾伯敬之屬則竟是批時文腔
子古法盡亡矣

是選句讀用。從來差誤者即加是正有原不可解者明註闕疑
今人遇古文難句處率多用圈點以掩其迹此亦自欺之一端不
敢效尤

大段落用一小段落用古文惟段落最要批古文惟段落最難
蓋段落有極分明者有最不易識者其間多有過接鈎帶頭晦斷
續反覆錯綜之法率由古人文心變化故為此以泯其段落之痕
多方以誤人即如原道一篇傳誦千年至今鮮人勘破故段落分
則讀文之功過半矣

一篇中綱領及案據處或用——或用——緊要字眼

或字外用○或旁用□

文章精妙議論警策處或連用○○○○或連用、、、、

前人評語合者存之篇內細批亦採用但必別之曰某云不敢混
亂也

八家文另有全選又有選公羊傳穀梁傳戰國策韓詩外傳說苑
新序及唐陸敬輿李習之杜牧之文將刪刻問世

卷中又識



晚邨先生八家古文精選目錄

韓文

○原道

雜說一

○獲麟解

巧者王承福傳

釋言

藍田縣承廳壁記

答崔立之書

上張僕射書

○原毀

雜說四

○進學解

○諱辨

○張中丞傳後敘

○爭臣論

○答李翊書

○與于襄陽書

應科目時與人書

答劉正夫書

○與孟尚書書

送李愿歸盤谷序

○送浮屠文暢序

○送孟東野序

送廖道士序

送王秀才墳序

送高閑上人序

○送楊少尹序

祭河南張員外文

○祭十二郎文

○祭鱸魚文

○平淮西碑

柳州羅池廟碑

柳子厚墓誌銘

○論佛骨表

柳文

封建論

○魏志封爵辨

○駁復讐議

○與太尉逸事狀

愚溪對

○送鄭宗元傳

梓人傳

零陵郡獲乳穴記

始得西山宴游記

○鉛鉗潭西小丘記

○小石城山記

與李翰林建書

○寄許京兆孟容書

與蕭翰林儉書

與翰愈論史官書

○卷章中立論師道書

後杜溫夫書

與李睦州論服氣書

歐陽文

古文精義

卷

○本論中

原弊論

○朋黨論

縱囚論

論江淮官吏劄子

論賈昌朝除樞密使劄子

○論臺諫官唐介等宜早牽復劄子

上范司諫書

與高司諫書

上杜中丞書

答吳克秀才書

與石推官第一書

與石推官第二書

與尹師魯書

釋惟儼文集序

釋秘演詩集序

集古錄目序

蘓氏文集序

送徐無黨南歸序

○豐樂亭記

○有美堂記

○樊侯廟災記

石曼卿墓表

河南府司錄張君墓表

龍岡阡表

集賢校理丁君墓表

○張子野墓誌

尹師魯墓誌銘

太常博士尹君墓誌銘

論尹師魯墓誌

王彥章畫像記

○書梅聖俞藁後

跋唐華陽頌

祭尹師魯文

祭丁學士文

五代史梁太祖論

五代史周臣傳論

五代史唐六臣傳論

五代史伶官傳論

○五代史宦者傳論

五代史馮道傳論

五代史蜀王建世家論

○唐書禮樂志論

魯文

救災議

○戰國策目錄序

梁書目錄序

新序目錄序

列女傳目錄序

說苑目錄序

禮閣新儀目錄序

范貫之奏議集序

王子直文集序

送周屯田序

贈黎安二生序

○王无咎字序

送李材叔知柳州序

○與孫司封書

萊園院佛殿記

筠州學記

○宜黃縣學記

南軒記

閬州張侯廟記

唐論

○書魏鄭公傳

老蘓文

上韓樞密書

易論

樂論

詩論

○春秋論

明論

管仲論

審敵

項籍

仲允文甫字詭

族譜引

大蘓文

上神宗皇帝書

始皇論

伊尹論

荀卿論

韓非論

留侯論

大臣論上

大臣論下

始皇扶蘓

商君

戰國任俠

范增

厲法禁

無沮善

無責難

省費用

定軍制

練兵實

策斷上

策斷中

策斷下

醉白堂記

王君寶繪堂記

李君藏書房記

石鐘山記

黃州上文潞公書

答謝舉廉書

答李端叔書

答劉沔書

答秦太虛書

司馬溫公神道碑

方山子傳

祭歐陽文忠文

日喻

小蘓文

陳州為張安道論時事書 商論

周論 始皇論

三國論 唐論

重臣 委兵權

破例 遊任

王文

論館職劄子 答韶州張殿丞書

送胡叔才集 慈溪縣學記

遊褒禪山記 周公論

禮論 原過

復讐解 讀孔子世家

讀孟嘗君傳 秦州海陵主簿許君墓誌銘

王深甫墓誌銘 臨川王君墓誌銘

祭歐陽文忠文

原道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歸之謂道。足乎已無待

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

德有凶有吉。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

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為仁。孳孳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

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

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

之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

沒。火于秦。黃老于漢。佛于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

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乎此。入者主之

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乎此。入者主之

長安西

正德

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汗之怪意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
 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
 子也為孔子者好怪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
 云爾不唯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意後之人雖欲聞仁義
 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數句為上下極其末而以怪字為眼甚矣人之好怪也
 不怪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怪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
 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
 六賈之家一而資馬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
 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為之君為之師驅
 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饑然後為之食木處而

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為之賈以通
 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死為之堊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為之
 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湮鬱為之政以率其怠勸為之刑
 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
 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
 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
 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
 爭食也接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
 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
 以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民不出粟米

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弃而君臣去而
 父子禁而相立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
 出于三代之後不見黜于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
 出于三代之前不見正于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感此作是語帝之與王其號
 名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其事殊其所以
 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
 不為葛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易也傳曰古之
 欲明上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
 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
 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

國家滅其天常于焉而不父其父臣其君而不君其君民其君而

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

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

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夫

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謂義由是而之

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

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

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為道易明而其為教易行也

是故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

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

常。郊。焉。而。天。神。格。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河。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苟。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第六十一轉有萬鈞筆力不如以筆法如何收拾結得

八字韓公勝本論處

關佛老是退之一生命脉。故此文是退之集中命根。其文源遠流洪。實難鑒定。兼之其筆下變化詭譎。足以眩人。若

一下打破。分明如時論中。一冒一承。六腹一尾。

茅鹿門

欲原道。必先關佛老。此是韓子之學。根本孟子。其關之也。以怪字為眼。怪字亦從孟子反經意生出。前段推究本原。仁義道德之說。以求其端。後六段指斥其誕妄。教棄為生。民之害。以訊其末。却暗藏樞軸于中間。此等處。極不易識。原道之文。極正。亦極變。極濶大。亦極細密。讀者不可一字差過。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
 以約故人樂為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為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
 以為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
 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為人也
 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為周公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
 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
 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
 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其於
 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為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為藝人矣取

原野

古之君子其責

己

也重以周

其待

人也

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

篇中人已字着眼

荆川云只辨第一遍更見精神

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

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其於

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為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為藝人矣取

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恐其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為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也也廉詳故人難於為善廉故自取也少已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已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其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已也雖然為是者有本有原急與忘之謂也急者

毀人者本欲尊已故云

以下方是原發道

急忘相為表裏是發之

根急承責已忘承責人

不能修而忘者畏人修吾嘗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誇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特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

兩段摹寫人情隱曲畢露

二語是作之切

此篇八大比秦漢來故無此調昌黎公創之然感慨古今之間因而摹寫人情曲骨裏文之至者茅鹿門

原跋局勢前重後輕前方後圓方重以立論輕圓以曲盡其情

雜說一

龍虛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玄閉薄日

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汨陵谷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

解以為跌宕

所能使為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為靈也然龍弗得雲

上意

無以神其靈矣夫其所憑依信不可欺與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

為也易曰雲從龍既曰龍雲從之矣

軌範謂龍喻聖君雲喻賢臣固是然此篇是比體凡世間

體用感應之理無不可通

鹿門謂六節轉換然大段止兩截上截從龍側重到雲下

截即從重雲之意仍歸重到龍而以自為意為結穴通篇

宛甃百折至此方住

章句卷之

雜說四

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隨手一握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

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枥之間不以千里稱也提筆轉馬之千

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提筆轉是馬也雖

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

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

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

也

一起一收中分三段逐段轉接處筆法變化入妙

獲麟解

麟之為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也。然麟之為物不畜於家。不恒有于天下。其

為形也不類。非若牛馬犬豕豺狼麋鹿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

為麟也。角者吾知其為牛。鬣者吾知其為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

其為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不可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

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

之果不為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

出不得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

唐荆川曰以祥不祥二字作眼目

韓文公集

呂氏家塾讀本

東萊云。抑揚開合。只在祥字。反覆作五段說。然細按之。只四段耳。四段中。又須分作兩層看。上層一反一覆。止說麟。下層一反一覆。乃說獲麟。兩亦宜佳句。法雖同。而意不犯重。古人法度之精嚴如是。以此見關鍵五段之說未確。執範又分為七轉。段落益晦矣。

進學解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於思。毀于惰。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峻良。占

勸進學只上四句已足以下便發榮利即符讀書城南詩之意

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

因此四句遂生辨難

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

當前按錄

事先生於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

廷齋云二句讀書之法

四段重煩有力

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祇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

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况浸驥郭令
 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窺姚姒。如渾。無涯。周詰殷鑒。信屈
 聳。和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範下逮莊騷。太史所
 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
 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
 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疐後。動輒得咎。暫為御
 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劫。兀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暖而兒
 號寒。年豐而妻啼饑。頭童齒豁。竟死何禱。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為
 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為杗。細木為桷。榑。榭。侏儒。椳。闌。店。楔。各
 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

救鼓之皮。俱收竝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

拙。紆餘為妍。卓犖為傑。較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

孟軻好辨。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於行。苟卿守正。大論是弘。逃

讓於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為經。舉足為法。絕類離倫。優入

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錄其統。言雖多。而不

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眾。猶且月費奉錢。

歲糜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墮當途之促。

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非其幸歟。動

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賈賄之有凶。計班

資之崇庫。忘已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而所謂詰匠氏之不以

呂氏宗執讀本

引二儒占地位

與體地

應前自諫有分十

自負語亦安分語

謹結

杖為楹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筭苓也

韓吏部進學解王川子月蝕詩莫不拔地倚天句欲法

如赤手捕長蛇不施控勒騎生馬大指出於揚雄解嘲東

方朔客難班固賓戲而公過之孫可之

此韓公正正之旗堂堂之陣也其主意專在宰相蓋大才

小用不能無憾而以怨對無聊之辭托之人自咎自責之

辭托之已最得體茅鹿門

史稱昌黎再貶後復為博士才高數黜官入下遷乃作進

學解以自諭執政覽之竒其才始得改遷清要余謂此文

非獨才華雄勝以其有安分守己之意故不遭時忌耳

丐者王承福傳

丐之為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

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為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發人為兵持

弓矢十三年有官勲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鋸衣食餘三十年舍

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當焉直也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坊

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

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

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偏為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

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小大惟其

所能若器皿馬食馬而忘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捨鋸以

嬉夫鏝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真，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

易強而有功也。獨善其身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

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為而無愧者取焉。此下感懷所領之可以警余吾操鏝以入富貴之家

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為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

過之，則為墟矣。問之其隣，或曰：「意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

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貪焉急其事

而得天殃者邪？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

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為之者邪？將貴富難守，薄功而厚

饗之者邪？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憫焉。是

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

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楊朱之道

不有之可也。又吾所謂勞力者，若立吾家而力不足，則心又勞也。

一身而二任焉，雖聖者不可能也。愈始聞而惑之，又從而思之，蓋

賢者也。蓋所謂獨善其身者也。然吾有譏焉，知其自為也過多，其

為人也過少。其學楊朱之道者，邪？楊之道不肯拔我一毛而利天

下，而夫人以有家為勞，心不肯一動其心以畜其妻子，其肯勞其

心以為人乎哉？雖然，其賢于世之患不得之而患失之者，以濟其

生之欲，貪邪而凶道，以喪其身者，其亦遠矣。又其言有可以警余

者，故余為之傳而自鑒焉。

專以警世之富貴而貪癡者，然不有妻子終非中庸之道。
韓文公集
呂氏家塾讀本

昌黎許可處最謹嚴有法

諱辨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聽者不察也和而唱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司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微不稱在言在不稱微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齒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譏不諱嫌名康王釗之孫實為昭王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昔周之時

此等處鹿門所謂遊藝類也

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媿遂諱其姓乎

將不諱其媿者乎漢諱武帝名徹為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

字也諱呂后名雉為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今上

章及詔不聞諱辭勢秉機也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論及機以為

觸犯士君子言語行事宜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

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為可邪為不可邪初律凡事父母得如曾參

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

曾參周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孔子亦見

其惑也夫周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孔子曾參乃比於宦

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孔子曾參者耶

此文反覆奇險令人眩掉實自顯快前分律經典三段後

尾抱前辨難只因三段中時有遊兵點綴便足迷人茅鹿門

只據經律國典立辨足矣但爭名者之說依乎孝敬人或

終疑為賢者之過故昌黎于篇末特為誅心之論以駁其

妄此正是全篇要害處鹿門但以為後尾抱前而已尚未

識痛癢在

釋言

元和元年六月十日，愈自江陵法曹，詔拜國子博士，始進見。今相

國鄭公，公賜之坐，且曰：吾見子某詩，吾時在翰林，職親而地禁，不

敢相聞，今為我寫子詩書為一通，以來，愈再拜謝，退錄詩書若干

篇，擇日時以獻。於後之數月，有來謂愈者曰：子獻相國詩書，予曰：

然，曰：有為讒於相國之座者，曰：韓愈曰：相國徵余文，余不敢匿，相

國豈知我哉？子其慎之。愈應之曰：愈為御史，得罪德宗朝，同遷於

南者凡三人，獨愈為先收用，相國之賜大矣。百官之進見相國者，

或立語以退，而愈辱賜坐語，相國之禮過矣。四海九州之人，自百

官以下，欲以其業徹相國左右者多矣，皆憚而莫之敢，獨愈辱先

素相國之知至矣。賜之禮之過，知之至是三者。於敬以下受之，施得可念宜何以報。況在天子之宰乎。人莫不自知，凡適於用之謂才。堪其
事之謂力。愈於二者，雖日勉焉而不迨。束帶執笏，立士大夫之行，
不見斥以不肖，幸矣。其何敢放於言乎。夫教雖凶德，必有恃而敢
行。愈之族親鮮少，無扳聯之勢於今。不善交人，無相先相死之友
於朝。無宿資蓄貨，以鈞聲勢。弱於才而腐於力，不能奔走乘機，抵
戢以要權利。夫何恃而放。若夫決更狂惑喪心之人，蹈河而入火，妄言
而罵詈者，則有之矣。而愈人知其無是疾也。雖有讒者，有人相國
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歟。既累月，又有來謂愈曰：有讒子於翰
林舍人李公與裴公者。子其慎歟。愈曰：二公者，吾君朝夕訪焉，以

為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居則與天子為心，出則與天子為

股肱。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以下，其孰不願忠而望賜。愈也不狂

不愚，不蹈河而入火，病風而妄罵，不當有如讒者之說也。雖有讒

者，百人，二公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既以語應客，夜歸，私自尤

曰：市有虎，而曾參殺人，讒者之效也。詩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

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吳。傷於讒疾而甚之之辭

也。人曰：亂之初生，僇始既涵。亂之人生，君子信讒。始疑而終信之

之謂也。孔子曰：遠佞人。夫佞人不能絕，則有時而信之矣。今我恃

直而不戒，禍其至哉。徐又有解之曰：市有虎，聽者庸也。曾參殺人

以愛或聽也。巷伯之傷亂世是逢也。今三賢方與天子謀所以施

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聽聰而視明。公正而敦大。夫聰明則聽
視不惑。公正則不遇讒邪。敦大則有以容而思。彼讒人者。孰敢進
而為讒哉。雖進而為之。亦莫之聽矣。我何懼而慎。既累月上命李
公相。容謂愈曰。子前被言於一相。今李公又相。子其危哉。愈曰。前
之謗我於宰相者。翰林不知也。後之謗我於翰林者。宰相不知也。
今二公合處而會言。若及愈。必曰。韓愈亦人耳。彼敦宰相。又敦翰
林。其將何求。必不然。吾乃今知免矣。善其一句結既而讒言果不行。

按此篇視權勢甚尊。視禍福甚重。視人言甚可畏。其付之
不辨。非真不辨。乃其深於辨耳。王聞修
文凡四段。四疑四釋。前兩段詳畧各有法。通篇精神處全

在第三段。自疑自釋。其一種憂讒畏譏之情。千載尚可想
見。至於末段。兩公聚會。萬難解免。乃忽另出一意以釋之。
都非人意思所及。凡作文者。必有奇妙意思。藏在後幅。以
為出場。否則讀至終篇。索然盡矣。

張中丞傳後叙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閔家中舊書。得李翰所

傳翰

為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為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為許

傳及發論

茅云疑當作尚景雲

以下詳述

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

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

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

為巡死而遠就虜。疑是死而詐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

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虵蟻

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

而賊來益眾。必以其言為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

人亦能教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媿耻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為。嗚呼！而謂遠之賢而為之邪？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

遠者意非在死也，正見同功合體

破世之遠死守者

淋瀝盡致

獨功遠能事為此輩故特言之

下之不亾，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強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此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

以下兩露雲

進明

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成功績出已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因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為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為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其上，斃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

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

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

可為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為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張

籍曰以下拾遺錄事以爲後生已錄似史記存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大曆中於和

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

所不讀籍時尚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

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為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

讀不過三徧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

為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

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為文章操

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

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者巡怒鬚髯張及城陷賊

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

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

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為兄死時年

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

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為所殺嵩無子張籍云

巡既死議者罪巡以食人愚巡以死守睢陽人媚其功以

為降賊翰少與巡善為立傳表上之肅宗感悟而巡大節

白于世歐陽公張中丞傳云以翰所記考唐書列傳及

張中丞傳

退之所書皆互有得失而列傳最為疎畧今翰所撰世亦少矣王開修

鹿門以此篇為效太史公然議論排眾處仍是昌黎本色

藍田縣丞廳壁記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乃有

分職丞位高而偏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請丞卷其

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描畫鴈驚行以進平立視丞曰當著丞涉筆

占位署惟謹目吏問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容省漫不知何事

官雖尊力勢反出主簿尉下下兩眉謗數慢必曰丞至以相訾警丞之設

豈端使然哉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涵演迤日大以

肆貞元初挾其能戰藝於京師再進再屈于人元和初以前大理

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為丞茲邑始至洪發字子作子骨曰官無卑顧材不足

塞職既禁不得施用又骨曰丞哉丞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畫

林去牙角寄語一躡故跡。破崖岸而為之。丞廳故有記。壞漏汚不可讀。斯立易補與瓦。墁治壁。悉書前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牆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水滌對得妙恰與此句相照。循除鳴。斯立痛掃。溉對樹二松。日晷其間。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考功郎中知制誥韓愈記。

此但說斯立不得盡職。更不說起記壁之意。亦變體也。唐荆川

爭臣論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大夫。人皆以為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善於形容不諫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也。而夫子凶者也。惡得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生曠官之刺。與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

也。今陽子在位，不為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為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聞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又除祿仕一略陽子將為祿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閔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為卑且貧，章章明矣。而

如此，其可乎哉？上段已難買辨乃為通對上案當不誤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為人所招，其君之過而以為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歲心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

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歲心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

此書亦深刺

子之。將使君心者惡聞其過。是改之也。或曰。陽子不求聞而

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

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聞其時之不平。人

之。不入。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

而後已。故禹過。象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

賢者。豈不知自安逸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

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

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

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於

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

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為直者。若吾子之論

直則直矣。無乃傷於德而費於辭乎。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之

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

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人

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

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子也。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

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哉。

截然四問四答。而首尾關鍵如一線。茅鹿門

城傳云。城為諫議大夫。他諫官論事。苛細紛紛。帝厭苦。而

城寢聞得失且熟。猶未肯言。韓愈作爭臣論。譏切之城不

屑。日夜劇飲。客欲諫止者。城揣知其情。強客飲。客竟不得言。及裴延齡誣遂陸贄。帝怒無敢言。城約王仲舒守延英閣。上疏論延齡罪。帝大怒。欲抵城罪。太子救得免。帝欲相延齡。城顯言曰。延齡為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帝不相延齡。城之力也。

城本賢者。故昌黎皆以聖賢出處語默之道責之。

答崔立之書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因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為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扳援古昔。辭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于他人者耳。然尚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之不^也。如^也。期^也。我^也。不能然。聊復自^也。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為人之仕者皆為人耳。非有利乎已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也。為^也。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

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僕以為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即得仕聞吏部省以博學宏辭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各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既得之而又然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于俳優者之辭顏丑怩而心不寧者數月既已為之則欲有所成就書所謂耻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為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言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強漢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于是

選必知其懷慙乃不自進而己耳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于蒙昧之中僕必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出於今之世其道雖不顯于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筭者哉借五子以自表不為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其裘葛養窮孤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于人耶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王者以為必俟工人之計然後見知於天下雖兩川足不為病且無使勃者再刻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舍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也僕之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計足下無為為我戚也此言自有安身立命處所以能重己而輕人也方今天下風俗尚有未及于古者邊境尚有被甲執

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為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窺其得失致
 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
 都不可得猶將耕于寬間之野釣于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
 賢心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于無窮誅姦諛于既死發潛
 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可足下以為僕之刑也幾獻而足凡幾
 肺心人所謂勅者果誰哉再剋之刑信如何也士固信于知己微
 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

每讀唐人下第詩如所云衆裏自嫌身又云情若刀刀傷
 者何其卑蕭之甚也韓公差強人意耳

答李翊書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
 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推高一層况其外之文

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墻而不入於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
 邪雖然不可不為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為者與所期

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音真求也新勝於人而取於人邪將新至於
 古之立言者邪新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

將新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矣
 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遠膏之沃者其光暉仁義

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為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
 難處皆自知故以身舉示

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

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憂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

之為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偽與雖正

而不至焉者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

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為喜譽之則

以為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沿乎其沛

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

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

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

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

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

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耶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

道行已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為後世法如

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舍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

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褒而貶其可

貶也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為言之

此文當看抑揚轉換處然如貫珠其此文之謂乎唐

荆川

論文之法已盡於是令人執其務去陳言一言遂至有修

辭寧失理之論。試觀昌黎去陳言。乃是初入手工夫。第二步便要辨理之真偽。而務去其偽者。步一進去。方為究竟。王李之徒。認入手為究竟。豈不可笑。况其所修之辭。正昌黎之所謂陳言。而務去者。則并其入手而亦非也。錢牧齋篇內分兩大段。前段康莊大道。苟欲往焉。循軌可至。後段則如鍊丹之有口訣火候。其得心應手之妙。有難言者。前段端本在立志。後段究竟在養氣。從來論文。唯此和盤托出。

上張僕射書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於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為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為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而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强使為。是故為下者不獲罪於上。為上

者不得怨於下矣。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已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已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執事也。可通篇得爾之意以此言進，愈蒙幸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為名，寅而入，畫辰而退，中而人終，酉而退，率以為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執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執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韓愈之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如此，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已，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知己則未也。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

前段自陳其所不能，以求伸于僕射。後段翻出感恩知己之說，見得如此相待，亦未始不感恩，但不是知己耳。立言更婉而有序。

與于襄陽書

七月三日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謹奉書尚書閣下士之

雙起本孟于貴尊賢其義一也語平而意則

于頃時為山南節度使

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前焉

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

之後焉莫為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為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

未始不相須也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豈上之人無可援下之

人無可推歟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疎也其故在下之人負其

占地步蓋不肯語上不言為君子而不肯領下不為為小人

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窮

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一二人者之所為皆過也未嘗于之不可謂上

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愈之誦此言久矣未嘗敢以

兩其人終在

說所以相疎之故亦好謝云

聞於人側聞閣下抱不世之材特立而獨行道方而事實未舒不

謝云婉曲有本

婉曲

隨乎時文武惟其所用豈愈所謂其人哉抑未聞後進之士有遇

婉曲

婉曲之至

知於左右獲禮於門下者豈求之而未得耶將志存乎立功而事

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耶何其宜聞而久不聞也愈雖不才

其自處不肯後於恒人閣下將來之而未得歟古人有言請自愧

此語終是言自恭陋也

悼轉念力

始愈今者惟朝夕芻米僕賃之資是急不過費閣下一朝之享而

足也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焉則

通篇皆婉語至此乃為急迫之言以據動之然蓋要切矣

非愈之所敢知也世之疑者既不足以語之為落奇偉之人又

不能聽焉則信乎命之窮也謹獻舊所為文一十八首如賜覽觀

前半瑰瑋游泳後半婉憇淒切 茅鹿門

珠圓玉潤之文謝疊山取此為放膽文第一

應科目時與人書

起亦怪

月日愈再拜。天池之濱，大江之濱，曰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之
 品彙匹儔也。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於天，不難也。其不及水，蓋尋
 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途絕險為之關隔也。然其窮涸不
 能自致乎水，為濱瀕之笑者，蓋十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
 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眾也，且曰爛
 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
 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
 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
 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

鳴號與乞憐不同

純用譬喻

筆用逆

統前

命也。知其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愈今者實有類於是，是以忘其疎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憐察之。

逐節轉換，逐句相承，不可增減一筆文之最奇者。

答劉正夫書

愈白：進士劉君足下，辱賤教以所不及，既荷厚賜，且愧其誠然。幸甚幸甚。凡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答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或問為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為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如是而已。非固開其

此辨別彼此

彼

以下

為此而禁其為彼也。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觀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為文，獨司

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楊雄為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
 皆與世沉浮不自樹立徒雖不為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足
 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故夫君子之於
 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為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為
 法者雖未必皆是有斟酌要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楊雄之徒出必
 自於此不自於尋常徒之徒也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
 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存文字來誰不為文
 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顧常以此為說且愈於足下忝同道
 而先進者又常從遊於賢尊給事既辱厚賜又安得不進其所有
 以為答也足下以為何如愈白

當時必有以韓公為好異者故云

與孟尚書書

愈白行官自南廻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悚兼至

孟簡字幾道其人亦好佛名

惟折後疑其爾

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

氏此傳者之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

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

不為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

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為別乃人之

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已

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

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舍

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為威揚，不為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為福，豈非守

道君子之所懼也。况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

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

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

胸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

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

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敗，禮樂崩而夷狄橫，幾

何其不為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皆聖人之徒也。楊子雲云：

古者揚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去聲如也。夫揚墨行，正道廢，且將數

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

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

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尚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

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為守，分雖乖隔，不

合不公。二帝三王群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

至於今泯泯也。其禍一曰劫略出於揚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

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令學者尚知宗孔氏，崇

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衆亂而不收，所

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靡如也。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袵而

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漢氏以

也窮居而閑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
山美可茹釣于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造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
若無毀于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
不加理亂不知熱陟不聞大劫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
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起以將言而
聶需處穢汚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微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
其於為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
之歌曰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盤之泉可濯可泂盤之
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
且無央虎豹遠迹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可禁不祥飲則食兮
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然子於盤兮終吾生
以徜徉

公年三十四脫汴京之亂來居洛方且求官京師鬱于中
而見於外故其辭如此 樓迂齋

渾然天成不見斤斧之迹昔人謂唐無文章唯此序而已
殆為嘆絕

說來有三種人然第一人即第三人後來之變相其實只
兩種耳何以知之以其鋪張大丈夫處必非舉夔伊呂也
盤谷序不加褒貶而軒輊甚分明

送浮屠文暢師序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按其行則非可以與之遊乎
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按其行而是可以與之遊乎揚

子雲稱在門墻則揮之在夷狄則進之吾取以為法焉浮屠師文

揚喜根檢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歌其所

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請解其裝得所得序

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邪惜其無以聖人之道

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馬夫教均然上起下篇最緊要處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

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

懿文物事為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

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為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以下所謂以聖人之道告之

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上而尊上，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

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

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

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

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為而孰傳之耶？夫鳥隄而豕仰而四顧，

夫獸溪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己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強之食，

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

所自邪？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為者惑也，悅乎故不能

兩句責贈言者

楊白責文暢

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

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

開闢圓轉，真如走盤之珠，此天地間有數文字，通篇一直

說下而前後照應在其中。唐荆川

批卻蕪窳，當深觀其游从之妙，蓋即約約自牖之意，非一

槩硬執已法而強欲冠中之也。

送孟東野序

夫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

橫文三句錯綜

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

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後言，其詞也有思，其哭

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

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草木八者，物

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

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敘，其必有不

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又其

精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

奪古敘字

脊古慎字

假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自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
 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
 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其弗信矣
 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鳴。楚大國也。其亾也。以屈原鳴。臧
 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聃申不害
 韓非。奮劍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鳴。秦之
 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揚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魏晉
 氏。鳴者不及於古。然亦未嘗絕也。就其善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
 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將天醜其
 德。莫之顧耶。何為乎不鳴。其善鳴者也。唐唐之有天下。陳子昂蘇源

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其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
 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于古。其他浸淫乎漢氏矣。從
 吾遊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矣。抑不知天將和其
 聲。而使鳴國家之盛耶。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心腸。而使自鳴其
 不幸耶。三子者之命。則懸乎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
 以悲。東野之役于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于天者。以
 解之。

此篇凡六百二十餘字。鳴字四十。讀者不覺其繁何也。句
 法變化。凡二十九樣。有頓挫。有升降。有起伏。有抑揚。如層
 峯疊巒。如驚濤怒浪。無一句懈急。無一字塵埃。愈讀愈可

喜。謝疊山

一鳴字成文，乃獨倡機軸，命世筆力也。前此唯漢書叙蕭

何追韓信，用數十匹字。茅鹿門

一篇主意在善鳴二字，鹿門單舉鳴字，便錯綜不得其緒。

錢牧齋

牧齋之評是也，但先說鳴，次推出善鳴，立言固有序，至既

出善鳴後，即單舉一鳴字，而已包善字在其內矣。此序說

讀變化易致迷眩，特為畫出，要使讀者瞭然，則愈歎其說

讀變化為無窮也。

送廖道士序

五岳於中州，衡山最遠，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數，獨衡為

宗，最遠而獨為宗，其神必靈。衡之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

清而益駛，其最高而橫絕南北者，嶺，郴之為州，在嶺之上，測其高

下，得三之二焉。中州清淑之氣，於是為窮氣之所窮，盛而不過，必

婉。壇扶輿磅礴而鬱積，衡山之神既靈，而郴之為州，又當中州清

淑之氣，婉壇扶輿磅礴而鬱積，其水土之所生，神氣之所感，白金

水銀、丹砂、石英、鐘乳、橘柚之包竹箭之美，千尋之名材，不能獨當

也。千里來龍至此結穴，忽以茫然不見奇妙。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間，吾又未見也。其無乃迷惑

溺沒於佛老之學，而不出邪。廖師郴民而學於衡山，氣專而容寂。

多藝而善遊豈吾所謂魁竒而迷溺者邪廖師善知人若不在其放活身必在其所與遊訪之而不吾告何也於其別中以問之

文體如貫珠只此一篇開永叔門戶 茅鹿門

本無題目但借山川地靈生發須說得虛活乃是

送王秀才序

發祖

吾常以為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

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所能授

弟子原遠而末益分子夏後為莊周蓋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

為莊周故周之後喜稱子方之為人荀卿後為荀卿却創叙便錯綜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

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駢臂子

弓子弓受易於商瞿正宗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歿

群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太原

王墳示予所為文好舉孟子之所道者與之言信悅孟子而屢贊

其文辭夫沿河而下苟不止雖有遲疾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

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
之學而欲之聖人之道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于海也故求觀聖
人之道必自孟子始今頃之所由既幾于知道如又得其船與楫
知沿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此是立主意之文而緊要全在好舉孟子之所道者一句

唐荆川

送高閑上人序

苟可以英說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

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

扁鵲治病僚之於丸秋之於奕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矣暇

外慕夫外慕徒業者皆不造其堂不齊其裁者也往時張旭善草

書不治他技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

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

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鬥天地事物之變可喜

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

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迹未見其

能旭也為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矣於中利欲關進有得

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一

死其解外膠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而無所嗜泊

與淡相遭頽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然

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

其用意本莊子而其行文造語叙實處亦大類莊子

只是用志不分乃疑於神之意為旭有道以下又從其中

抽出一意從浮屠人生發以為奇解從來新畫皆欠分曉

送楊少尹序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于時公卿設供張祖道都

門外車數百兩道傍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漢史既傳其事

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跡至今照人耳目赫々若前日事國子司

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

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予忝在公

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

疋道傍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為賢以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

為傳繼二疏蹤跡否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

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為其都少共

不絕其祿。又為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
知當時一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
不以官為家。罷則無所于歸。楊侯始冠舉于其鄉。歌鹿鳴而來也。
今之歸。指其樹曰。其樹吾先人之所種也。其水某丘吾童子時所
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誠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為法。古之所謂
鄉先生沒而可祭于社者。其在斯人與。其在斯人與。

前後照應而錯綜變化不可言。此等文字。蘇曾王集內無

之。唐荆川

但無此輕妙生動耳。如南豐送周屯田。亦有斯意。然板重

矣。

祭河南張員外文

維年月日。彰義軍行軍司馬守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韓愈。謹

遣某乙以庶羞清酌之奠。祭於亡友故河南縣令張十一員外之

靈。貞元十九。君為御史。余以無能。同詔並時。若德渾剛。標高揭已。

有不吾如。垂猶泥滓。余釁而狂。年未三紀。乘氣加入。無挾自恃。彼

婉孌者。實憚吾曹。側肩帖耳。有舌如刀。我落陽山。以世惡。孫君

臨武山林之宰。歲寒。寒兒。雪虐風饕。顛於馬下。我酒君。夜息南

山。同卧一席。守隸防夫。觥頂交。洞庭漫汗。粘天無壁。風濤相壓。

中作霹靂。追程育。進。馭。射。激。南上湘水。屈氏所沈。二妃行迷。淚

縱。染林山。哀浦。思鳥獸。叫音。余唱君和。百篇在塗。君止于縣。我又

南喻把殿相飲後期有無期宿界上一又相語自別幾時遽變寒

暑枕臂歌眠加余以服僕來告言虎入廐處無敢驚逐以我驟去

君云是物不駿必乘虎取而往來寅其微我預在此與君俱膺猛

獸果信惡禱而憑奈出嶺中君埃州下借椽江陵非余望者柳山

奇變其水清馬泊沙倚石有送無捨衡陽放酒能飽虎噪不存令

章罰籌蠟毛委舟湘流往觀南嶽雲壁潭宮林候擺避風太湖

七日鹿角鈎登大點怒類系狗驚盤羹酒群奴餘味美容野

下尻高下馬伏塗從事是遭予徵博士君一使志揚其不願過願

之始分教東生君掾雍首兩都相學於刑司一每解手替而遂十一

年君出我入如相避然生一死休及不復宣刑官屬部引章評奪

權臣不愛南昌是幹明條謹獄紙獠戶歌用遷澧浦為人受瘞還

家東都起令河南屈拜後生憤所不堪屢以正免身伸事寒竟死

不昇孰勸為善丞相南討余辱司馬議兵大梁走出洛下炭不憑

棺真不親筆不撫其子塋不送野望君傷懷有隕如馮銘君之績

納石壤中爰及祖考紀德事功外著後世鬼神與通君其吳憾不

余鑒衷嗚呼哀哉尚饗

篇中歷叙始終離合之故中間險韻奇語珠玉錯落乃不能掩

其情故為難也

高嘗作來自刑部出刑部

改澧州書禮

終分文

三改叙官部

宋東

郵君

祭十二郎文

年月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

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

名老成相之父

世說孤苦

中年克歿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塋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

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

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常撫汝指吾而言

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

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

此段敘離別

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塋又二年吾佐董丞相于汴

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祭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

來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于東亦客也不可以以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殁乎吾與汝俱少年以為雖暫相別終當久與相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緩汝而就也世設方言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兄皆康強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旦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殁而長者存强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其傳之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强者而天殁長

者衰者而存全乎驚疑迫切之狀筆能盡意未可以為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書

耿蘭之報何為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天其

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

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雖然吾自今

年來蒼者或化而為白矣動操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

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

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強

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人可冀其成立耶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汝

去年書云此得軟脚病往而劇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有

之未始以為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

乎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報無
 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報不知當言
 月日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
 乎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
 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
 並令守汝喪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焉
以下故聲其哀痛直所謂有盡而情不可終也
 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得撫
 汝以盡哀歛不憑其棺窆不臨其穴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天不孝
 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
 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為之其又何
 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已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
自然與前雲子孤苦相照
 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
 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
 知也邪嗚呼哀哉尚饗

梁谿漫志云此篇大率皆用助語其最妙處自其信然以
 下至幾何不從汝而死也僅三十句連用耶字三乎字三
 也字四矣字七幾字句：用助語矣而反復出沒如怒濤
 驚濤變化不測非妙於文者安能及此 王聞修

此等文豈有法以為之耶然文章到純熟後隨手寫出便
 能達其難達之情：達則法在矣

祭鱷魚文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猪一投惡溪之潭水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詞嚴義正先將驅殺之意森列山澤罔繩擗

列在前

办以除蟲蛇惡物為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

能遠有則江漢之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况潮嶺海之間去

京師萬里哉原其既往鱷魚之涵淹邪有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

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况禹跡所揜揚州之近

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

祭其將來

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茅云前將天子立大議論此下專在與刺史爭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

而鱷魚睥然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熊豕鹿麋以肥其身以種其

子孫與刺史抗拒爭為長雄。刺史雖驚弱亦安肯為鱷魚低首下
 心音視。心音視。現音現。為民吏羞以偷活於此耶。且承天子命承接緊語最健以來為吏固
 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辨。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
 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
 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
 不能至五日不能至七日不能至終不肯徙也。是不有
 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真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
 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徙以避之。與其頑不靈而為
 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
 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詞嚴義密得告諭體

秀水間居錄鱷魚之狀龍吻虎爪蟹目鬚鱗尾長數尺末大如箕芒刺成鈎仍自膠粘多於水濱潛伏人畜近以尾擊取蓋猶象之任鼻也

平淮西碑

憲宗平淮西中興事業之大者文如此起便有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之意

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之承之於千萬年敬戒不怠全付

所覆四海九州固有内外悉主悉臣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高宗中

睿休養生息至于玄宗受報收功極熾而豈物衆地大孽牙其間

肅宗代宗德祖順考以勤以容大憲適去稂莠不薶相臣將臣文

恬武嬉習熟見聞以為當然睿聖文武皇帝既受群臣朝乃考圖

數貢曰嗚呼夫既全付予有家今傳次在予不能事其何以

見於郊廟群臣震懾奔走率職明年平夏又明年平蜀又明年平

李錡

盧從史

張茂昭

田弘正

江東又明年平澤潞遂定易定致魏博貝衛澶相無不從志皇帝

李錡

盧從史

張茂昭

田弘正

曰不可究武予其少息九年蔡將死蔡人立其子元濟以請不許

護廟第

武元衛裝

遂燒舞陽犯葉襄城以動東都放兵四劫皇帝歷問于朝一二臣

外皆曰蔡帥之不廷授于今五十年傳三姓四將其樹本堅兵利

卒頑不與他等因撫而有順且無事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

為一談牢不可破皇帝曰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庶其在此

子何敢不力况一二臣同不為無助曰光顏汝為陳許帥維是河

東魏博鄆陽三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曰重胤汝故有河陽懷今

益以汝維是朔方義成陝益鳳翔延慶七軍之在行者汝皆將之

曰弘汝以卒萬二千屬而子公武往討之曰文通汝守壽維是宣

武淮南宣歙浙西四軍之行于壽者汝皆將之曰道古汝其觀察

鄂岳曰翹汝帥唐鄧隨各以其兵進戰曰度汝長御史其往視師

曰度惟汝予同汝遂相予以賞罰用命不用命曰弘汝以其節都

統諸軍曰守謙汝出入左右汝惟近臣其往撫師曰度汝其往衣

服飲食予士無寒無饑以既厥事遂生蔡人賜汝節斧通天御帶

衛卒三百凡茲廷臣汝擇自從惟其賢能無憚大吏庚申予其臨

門送汝曰御史予聞士大夫戰甚苦自今以往非郊廟祠祀其無

用樂顏胤武合攻其北大戰十六得柵城縣二十三降人卒四萬

道古攻其東南八戰降萬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戰其東十

餘遇降萬二千翹入其西得賊將輒釋不殺用其策戰比有功十

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師都統弘責戰益急顏胤武合戰益用命元

齊盡并其眾洄曲以備十月壬申翹用所得賊將自文城因天大

雪疾馳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門，取元濟以獻，盡得其屬人卒。辛巳，丞相度入蔡，以皇帝命赦其人。淮西大饗賚功師還之。

日，因以其食賜蔡人。凡蔡卒三萬五千，其不樂為兵，願歸為農者

十九，悉縱之。斬元濟京師。冊功弘加侍中，勳為左僕射，帥山南東

道。顏胤皆加司空，公武以散騎常侍，帥鄜坊丹延道。古進大夫，文

通加散騎常侍，丞相度朝京師，道封晉國公，進階金紫光祿大夫。

以舊官相，而以其副總為工部尚書，領蔡任。既還，奏群臣請紀聖

功，被之金石。皇帝以命臣愈，臣愈再拜稽首而獻文曰：唐承天命

遂臣萬邦，孰居近土，襲盜以狂，往在玄宗，崇極而圯，河北悍驕，河

南附起，四聖不宥，屢興師征，有不能克，益戍以兵，夫耕不食，婦織

不裳，輸之以車，為卒賜糧，外多夫朝曠，不嶽狩，百隸怠官，事亾其

舊。帝時繼位，顧瞻咨嗟，惟汝文武，孰恤予家，既斬吳蜀，旋取山東

魏將首義，六州降從，淮蔡不順，自以為強，提兵叫譟，欲事故常，始

命討之，遂連發隣，陰遣刺客來賊相臣，方戰未利，內驚京師，群公

上言，莫若惠來，帝為不聞，與神為謀，乃相同德，以訖天誅，乃勅顏

胤，勳武古通，咸統於弘，各奏汝功，三方分攻，五萬其師，大軍北乘

厥數倍之，常兵時曲，軍士蠢蠢，既剪陵雲，蔡卒大窘，勝之邵陵，郾

城來降，自夏入秋，復屯相望，兵頓不勵，告功不時，帝哀征夫，命相

往，釐士飽而歌，馬騰於槽，試之新城，賊遇敗逃，盡抽其有，聚以防

我，西師躍入道，無留者，頌蔡城，其疆千里，既入而有，莫不順俟。

帝有恩言相度來宣誅止其魁釋其下人蔡之卒夫投甲呼舞蔡
 之婦女迎門笑語蔡人告饑船粟往哺蔡人告寒賜以縑布始時
 蔡人禁不往來今相從戲里門夜開始時蔡人進戰退戮今昨而
 起左餐右粥為之擇人以收餘憊選吏賜牛教而不稅蔡人有言
 始迷不知今乃大覺羞前之為蔡人有言天子明聖不順族誅順
 保性命汝不吾信視此蔡方孰為不順往斧其吭凡叛有教聲勢
 相倚吾強不支汝弱奚恃其告而長而久而兄奔走偕來同我太
 平世故蔡為亂蔡為亂天子伐之既伐而饑天子活之始議伐蔡卿士莫隨
 既伐四年小大並疑不赦不疑身臨美天子由天子明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既
 定淮蔡四夷畢來遂開明堂坐以治之

憲宗平淮西唯能獨斷與任相公文亦極意於此處數揚
 贊美可以垂法萬世不媿典謨訓誥縱於敘功稍失其平
 所闕亦細矣

史稱李愬以抑其功因唐安主入訴乃仆碑而命段文昌
 改撰然讀大官臆決唱聲萬口和附并為一談牢不可破
 滿朝公卿削色矣仆碑之事獨使愬據其名耳看来只是
 武臣乞虧

柳州羅池廟碑

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北學其民柳侯為州不鄙夷其民動以禮法二

年民各自矜奮茲土雖遠京師吾等亦天氓今天幸惠仁侯若不

化服我則非人於是老少相教語莫違侯令凡有所為於其鄉閭

及於其家皆曰吾侯聞之得無不可於意否莫不付度而後從事

凡令之期民勸趨之無有先後必以其時於是民業有經公無負

租流逋以歸樂生興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園潔修豬牛鳴鷄

肥大蓄息子嚴父詔婦順夫指嫁娶塋送各有條法出州弟長入

相慈孝先時民貧以男女相質以不得贖盡役為隸我侯之至養

國之故以備除本悉奪歸之大修孔子廟城郭巷道皆治使端正

從中抽出一事某說不盡之

馬其德政處皆非盡吏所能

後三年為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於州之後堂歐

此後三年為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於州之後堂歐

樹以名木柳民既皆悅喜常與其部將魏志謝寧歐陽翼飲酒驛

亭謂曰吾棄于時而寄于此與若等好也明年吾將死而為神

後三年為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辛卯侯降於州之後堂歐

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翼而告曰館我于雁池其月景辰廟成

大祭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即死明年春魏忠

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書其事於石余謂柳侯生能澤其民死

能驚動福禍之以食其土可謂靈也已作迎享送神詩遺柳民俾

歌以祀焉而并刻之柳侯河東人諱宗元字子厚賢而有文章嘗

位于朝光頭矣已而擯不用通鬼神之情狀其辭曰荔子丹迎神今蕉黃雜肴蔬今進

侯堂侯之船通鬼神之情狀今兩旗度中流今風泊之待侯不來今不知我悲侯

乘駒兮入廟慰我民兮不煩以策鵝之山今柳之水桂樹團悲杜康制為感神兮

白石齒侯朝出游今暮來歸春與後吟今秋鶴與飛北方之人

今為侯是非千秋萬歲今侯無我違福我送神并祈福今壽我驅厲鬼今山之

左下無苦濕兮高無乾杭稌充羨兮蛇蛟結蟠我民報事兮無怠

其始自今欽於世世

當與墓誌合看即知廟碑之體當爾

柳子厚墓誌銘

考及以賢也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為拓跋魏侍中，封濟陰侯。曾伯祖爽為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為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為剛直。所與遊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蔚然見頭角。眾謂柳氏有子矣。其後以博學宏詞授集賢殿正字，雋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率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遇用事者得

善為子厚入堂地步

此處先通交友一段

此處先透下文章一段

罪例出為刺史未至又例貶永州司馬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沈濫停蓄為深博無涯矣而自肆於山水間元和中嘗例召

至京師又借出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嘆曰是豈不足為政

累及此事非所重

耶因其土俗為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

本相作則沒為奴婢子厚與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

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此一歲免

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為進士者悉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厚

此段補出取緊要處

口講指畫為文辭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為刺史也

力寫子厚交友之厚

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嘗請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

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夫人且萬無母子

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

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

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肝

指摩盡態

肺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

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非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

馬者皆是也此直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

亦實情

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為人不自貴重顧

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

此段極力寫子厚文章之二

故卒死於窮裔材不為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

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三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

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文學辭章必不

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二字內包括無限如今無疑也雖使子厚得所願為將相於

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

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九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

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

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

槩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為之盡竟賴其力塋子厚於萬年

之墓者舅弟盧遵生也鹿門以歸葬其費淺之為言矣涿人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

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

曰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昌黎稱許子厚處尺寸斥兩不放一步 茅鹿門

子厚平生最出色處曰交友曰文章昌黎誌中亦最摹寫

二事出色淋漓感既之至其一生瑕累乃是入黨而被貶

斥昌黎即附麗于二事內寫之語及微婉而亦不沒其實

蓋古人之義也即今子厚復生亦應感且服耳近有人為

死友作誌傳但視其後人顯赫即貢訣子姓凋零則責其

尚自詫曰古義則然此正昌黎所云禽獸不為者也

論佛骨表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

開口道破非先王之法

突犯要害

茅評不事佛如也

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有二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百歲

顓頊在位七十九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

堯在位九十八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

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

分兩層

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

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

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

茅評事佛如此

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

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宰晝日一食止於

菜果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

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

群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

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

百年以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為僧尼道士又不許

創立寺觀臣常以為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即行

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群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

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遮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

此崇奉以祈福祥也直以年豐人樂狗人之心為京都士庶設詭

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

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

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為群解衣散錢

自朝至暮轉相做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即加禁

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鑿身以為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

細事也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

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

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

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眾也况其身死已久

此下從佛骨發論是切題法

善引

善引

急轉

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茆，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茆不用，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耻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為，出於尋常萬事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悃之至。謹奉表以聞。

迎佛骨本為禍福，只當在禍福上開明。但此表後甚婉轉，前却唐突，則公意在批鱗也。

書名 晚村雜選八大家古文
 冊數 6 版別 竹紙
 定價 6.00
 編號 北字第
 北京印刷廠印刷

